



在山西博物院里，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应再泉用相机拍摄柯璜作品。

寻找柯璜

1876年1月19日子时，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路桥桐屿迎来了一个崭新的生命，这人就是柯璜。在这里，他年复一年地接受着极为苛刻的家庭教育，直至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。

熟悉柯璜的人都知道，他最好的年华多半是在山西度过的，他的生命从来都是和民族紧密联结在一起的。

启程奔赴山西，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名叫柯璜的人，更为了找回一种名叫柯璜的精神。盼望着，柯璜能及早回家，家乡人要为你建一座以你名字命名的纪念馆。

□本报记者 庄向娟 文/摄



晋祠博物馆里看到柯璜作品

6月9日，星期六。这天，一支由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应再泉、台州市绿心管委会副主任黄永刚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文联主席罗邦云和区文广新局局长潘方地组成的队伍，由路桥出发，经杭州奔赴山西，为一个名叫“柯璜”的人而去。此时，一位名叫王又丁的老先生，同样急切盼望着飞机的正常起飞，他是柯璜的外孙，也是此行的引路人。

因航空管制，飞机比原定时间稍晚起飞。而这似乎也预示着，此趟专为柯璜而去的旅程，同样充满着不定数。

他曾为柯璜研墨



柯璜外孙王又丁

飞机落地山西太原时，这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城市阳光正盛，与此刻太阳已经渐渐失去威力的路桥有着明显区别。我也是路桥人，你们讲的路桥话我能听懂不少。”与别时寒暄不同，王又丁一握到应再泉的手，就迫不及待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，而这与柯璜“客籍山西”的身份一脉相承。

柯璜，字定础，1876年出生于路桥桐屿，平生大部分时间生活、工作在山西，1963年卒于山西。寥寥数语，道尽了柯璜与这座城市的一世缘分，却道不尽我们后人对柯璜、对太原这座城市的情愫。这座阳光绚烂，湿度不及路桥三分之一的北方城市，留下了柯璜怎样的足迹？

我从五六岁开始，就一直跟在外公身边，一直到外公1963年11月26日去世。”一上车，王又丁就迫不及待地跟众人讲起自己和外公的故事，而陪伴了我们五天的这辆车几乎就是一座移动的办公室。山西图书馆珍藏的一份发表于1963年11月28日的《山西日报》记录了这一切。在此我还需要更正一下，我外公是在晋祠宾馆去世的，这件事传出了很多不可信的版本。”王又丁如是说，因为外公的房子被他人所卖，又别无他房，那段时间一直居住在晋祠宾馆，直至辞世。

作为柯璜老先生最贴心的身边人，现年70多岁的王又丁此生最伤心的莫过于接到外公去世的电话。那天，正在山西艺术学院上大学的王又丁接到电话，说外公去世了，他不禁联想到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件事：之前外公还专门跑到学校找了我的老师，希望他们能够照顾我。”王又丁怀疑，恐怕那时候外公已知自己剩下的时日不多。

柯璜先生的葬礼是在公安礼堂办的，灵台就设在主席台上，花圈无数，规模何其隆重。而

对王又丁来说，是在纷扰中独自一人外公守灵，一边流泪一边摘抄一幅幅挽联，这是当时无数的社会名流在总结外公的一生啊。”

五天的行程里，不论到哪，王又丁随身都携带着一本名为《又丁孙儿玩读》的书籍，小心翼翼地包裹着一层透明塑料外皮。这本事实上名为《绿天斋师友赠诗录》的书籍，柯璜因为格外偏爱外孙，特意写下“又丁孙儿玩读”这几个字，其中的深情厚谊让人嘘唏。而寥寥几个字，让王又丁不禁想起自己曾为外公研墨的时光：外公写字作画有个特点，他总是几十幅画一起作，先勾好画，再一起上色。”这不仅是柯璜作画的一大特色，事实上，也从侧面反映出王又丁的说法：外公是个亲切的人，达官贵人能得到他的画，素昧平生的乡间野夫上门讨要字画，他同样慷慨相赠。”可见，其创作量颇丰。

200多幅字画藏于晋祠博物馆

从王又丁那里得知，柯璜将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光都留在了晋祠，可见柯璜对晋祠有一份独特的情感。晋祠古树甚多，各种珍宝俯拾皆是，文化味甚浓。外公生前就希望，身后就安葬在晋祠这个地方。”走在通向龙山生态人文纪念园的路上，王又丁跟一行人这样介绍。按照柯璜生前的遗愿，他最终如愿在这里留下了。

碧蓝碧蓝的天空，衬得肃穆的纪念园哀而不伤，柯璜先生和夫人回凤清的合葬之墓在墓园的一处不张扬的角落里。只有站到墓碑的后方，看到董必武和孔德成先生赠柯璜先生的诗，才能多少感受到这块墓碑的分量是多么重。

一行人默契地向柯璜先生和回凤清夫人鞠躬三次，呈上一个带着家乡人民深情厚谊的花篮。王又丁告诉记者，柯璜生前爱讲路桥话，这也是为何从未在路桥生活过的他却能听懂路桥话的原因。外公去世时，这里本没有墓园，外公是第一个葬在这里的人。现在，这块风水宝地规模越来越大，一些有声望的人都会葬在这里。”回来的路上，王又丁这般感慨。

如果说向柯璜献花是一行人的心愿，那么探访晋祠博物馆，寻找柯璜真迹则是此行的真正目的了。

6月11日一大早，一行人早早赶到晋祠博物馆，等待太原市文物局副局长，晋祠博物馆、太原市博物馆馆长刘军的到来。根据王又丁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希望在这里“撬”开刘军的嘴巴，从他那里得到有关柯璜的讯息。没想到，当应再泉一表达完“我们想在家乡为柯璜先生建立纪念馆”的夙愿后，刘军就说起去年在某拍卖会上拍卖柯璜书画作品的事，且认为其作品散落民间的不少，而且明确表示目前已已有200余幅柯璜真迹藏于晋祠博物馆内。将馆里藏着的柯璜作品结集出版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，只是手头工作繁多，耽搁了下来。”刘军如是说。

当得知200多件柯璜真迹就在晋祠博物馆时，众人欣喜不已，只盼望着能见一眼。但要进入戒备森严的博物馆保管室谈何容易，幸好得到数人的相助，最终得以一见。其字性情不俗，其画别具一格，正如应再泉所说：见字画如见真人，只盼望着家乡人民也能早日看到这些字画。”当参观完晋祠博物馆内的董寿平美术馆后，应再泉更领悟到以后要建立的柯璜纪念馆，应该是一座人的纪念馆，而非书画作品的展示馆。

在这里，一行人还收获了意外之喜：在一座古朴典雅的桥上看到了柯璜留下的“锁虹”二字。

字，虽不解其意，仍然激动不已。据王又丁回忆，柯璜还在该馆里留下了另一幅碑刻作品，那就是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如今踪迹全无。那么，这幅作品现在何处？

碑刻于山西博物院现身

据王又丁回忆，柯璜在山西的几十年里，一手创办了山西图书馆、山西博物院、山西动物园、山西民俗博物馆等等，而这些不过是他的副业”，他的重要工作是担任山西大学教授，教书授业，为学生答疑解惑。那么，拜访山西大学就是此行的一项重要内容了。

当一行人与山西大学档案馆馆长曹勤民面对时，当我们全盘托出我们的来意后，曹勤民又惊喜又觉得抱歉。惊喜的是，在山西大学的历史中，居然有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在，翻开《山西大学百年纪事》，里面能不时看到柯璜这个名字；抱歉的是，当我们提到柯璜在山西大学任教时发生的一些故事，曹勤民并不了解。为何？

曹勤民向我们道出了其中的原委。1903—1937年是柯璜在山西大学执教的时间，而这期间内正是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的战争之时，因战争的缘故，山西大学屡次迁校，这期间导致大量资料被毁，其中包括柯璜在校时留下的珍贵印记。当听说我们此次行程只进行到一半时，曹勤民明确表示要放下手头的所有要事，加入我们的寻访队伍。

另从晋祠博物馆处得到这样一个消息：晋祠博物馆的上级部门是山西博物院，且山西博物院是柯璜一手创办的，那山西博物院内应该藏着许多有关柯璜的“秘密”吧？我们当即赶赴山西博物院，事不宜迟。

山西博物院副院长李勇接待了我们的寻访。在他的记忆里，该院内有7幅柯璜的作品，包括字画、草书、拓片、寿联等，李勇也痛快答应了我们看看这些作品的要求。当一阅过柯璜留下的作品后，我们萌生了新的想法：柯璜留下的碑刻作品——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是否也在山西博物院里？没想到，李勇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。当即，所有人都感觉心里有块石头落地了。

那么，这幅被王又丁一再强调重要的碑刻作品在哪呢？经过反复确认，我们最终在该院的地下车库里寻找到了厚厚的碑刻作品。似乎很久无人问津的车库里有着不少碑刻作品，放在最外头的那幅就是柯璜留下的。只是为了寻到它颇费了一番功夫，当拿着纸巾慢慢拭去厚厚的灰尘后，当柯璜的作品完全呈现出来时，我们完全相信了它的真实。据李勇介绍，由于山西博物院新建没多久，院里有几十万件作品等着修复完善，他用了一句山西话来说：得先找到有功力的碑刻师傅，要闹专门给你闹。

这幅作品是当年柯璜亲自叫人从晋祠博物馆内扳倒、埋藏在晋祠博物馆内的，当时已兵临城下，那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，柯璜不得不带着全家人离开太原。面对这幅作品，应再泉再次发出这样的感慨：寻找、收集、保存柯璜作品一事越来越耽搁不得了，没有充分的准备工作，建立柯璜纪念馆难。”

来自山西图书馆的感动

在山西民俗博物馆里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皮影作品仿佛是从时光深处走来。当我们和馆里的年轻工作人员聊起柯璜在这里留下的故事

时，她们拉着我们好奇地问东问西，这个原名叫“文庙”的地方，留下了多少名儒的风采。即便人换了几茬，但故事却是永远没有失去色彩，反而因为时间的累加更增添了神奇。

与山西民俗博物馆馆长见上一面是我们的盼望，却无奈他因事耽搁，两个多小时的守候都未能等到他的现身。带着些许遗憾，我们不得不抓紧时间赶赴山西图书馆，盼望着那里能多给我们一些收获。

当山西图书馆副馆长王开学听说我们来自路桥后，当即表示讶异：“几年前就有一批路桥人来过我们这，也是为柯璜而来的。”当应再泉送上由我区著名作家郑九蝉撰写的《一代名儒——柯璜评传》时，他更是对路桥人的办事效率作出了肯定的评价，并表示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这正是我们所愿的。

柯璜的一生最终定格在山西，据说因为他离去山西变成了悲情的山西。在山西图书馆，我们找到两张发黄得几近一碰就碎的《山西日报》，上面以显赫题目报道了柯璜先生在太原逝世：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山西省分会委员柯璜先生，因患麻痹性肠梗阻病，医治无效，不幸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在太原晋祠寓所逝世，享年八十七岁。原本，有这么一则讣告，属于柯璜先生的一切已尘埃落定，戏剧性的是，在12月1日的《山西日报》里，再次出现一则《省城各界公祭柯璜先生》的新闻。在这则新闻里，政协全国委员会、董必武副主席、周恩来总理、陈毅副总理、李雪峰书记等等显赫的名字都出现了，可见，柯璜过世的消息一经散开出去，引起了多大的震动。11月末的太原应该白雪皑皑、茫茫一片了吧，因为处在夏季的我们，也能感受到那过去许多年的别离与不舍。

不知是柯璜精神感动了我们，还是我们对事关柯璜的每一条讯息都执着地反复核对，即使山西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早早过了下班时间，也不催促我们，甚至不厌其烦地搬出一摞摞资料给我们查询。当我们离开山西图书馆时，关门的老师傅已经守着门、举着钥匙很久，这份异乡的相助让我们感动、嘘唏。

这座让柯璜停靠了几十年的城市，我们还会再回来的，直到将柯璜接回家乡的那天，依然深信，即便两座城市相隔千里，这份柯璜精神都不被隔断，只会相融，绵绵不息。



《山西日报》刊登了柯璜去世的新闻